

苏东坡的梦想

钱汉东

苏东坡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化巨擘，也是治国安邦的贤臣，天下士人无不顶礼膜拜，千年仰视。为官之道，在于体恤民情；为政之要，在于解民之困，苏东坡真正做到了。今天，人们走进古老的彭城时，就会想起苏东坡这个宋代徐州“老市长”发现煤炭的功德，此非我杜撰，有传颂千年之《石炭歌》为证。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是东坡先生的梦想，它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，让人心里暖洋洋的。而走进新时代的徐矿，正在努力将苏东坡的梦想变为现实。

翻开沉甸甸的历史，它告诉我们：宋神宗熙宁十年（公元1077年）四月，正值42岁盛年的苏轼，一心想为民造福。他由密州（今山东诸城）任知徐州，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，他率民抗洪、兴建黄楼、劝农耕桑、祈雨抗旱、开采煤炭……开展了一系列利民惠民的系统工程，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领导才能。在徐州期间，苏轼还创作了300多首诗文，为古城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。徐州的变化令苏轼的得意门生词人秦观羡慕不已，他曾云：“我独不愿万户侯，惟愿一识苏徐州。”

据书记载，苏轼上任不久，就遇上了大麻烦。七月遇上暴雨连连的天

灾，河南濮阳黄河大堤决口，淹没四十五个州县；八月洪水直逼徐州城下，“彭门城下，水二丈八尺”，黄河的洪水高于徐州城平地一丈多，徐州危在旦夕！苏轼组织百姓奋力抗洪，水退城保，逃过一劫。第二年春，遭大旱灾；冬又遇罕见暴雪，天寒地冻，薪柴奇缺且贵，一床被子连半捆湿柴都换不到。为御严寒，百姓迎风冒雪，四处奔走，砍伐林木，致使“千里不麻一平空”，居民炊灶取暖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。具有使命感的苏轼立即组织人力，四处寻找煤炭。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在1079年初于徐州西南的白土镇，发现了储量可观、品质优良的煤炭。古人称煤炭为石炭，炭由木柴烧制而成，煤就是天然的黑石。老百姓闻讯后奔走相告，欢欣鼓舞。心念百姓的苏轼万分激动，认为此乃天赐也，并即兴写下了不朽诗篇《石炭歌》：“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，城中居民风裂肝。湿薪半束抱衾裯，日暮敲门无处换。岂料山中有遗宝，磊落如磐万车炭。流膏迸液无人知，阵阵腥风自吹散。根苗一发浩无际，万人鼓舞千人看。投泥泼水愈光明，烁玉流金见精悍。南山栗林渐可息，北山顽矿何劳锻。为君铸作百炼刀，要斩长鲸为万段。”发现煤炭，绵泽后世，利在千秋，苏轼此举功德无量，他的功名被历史记载，也被后人铭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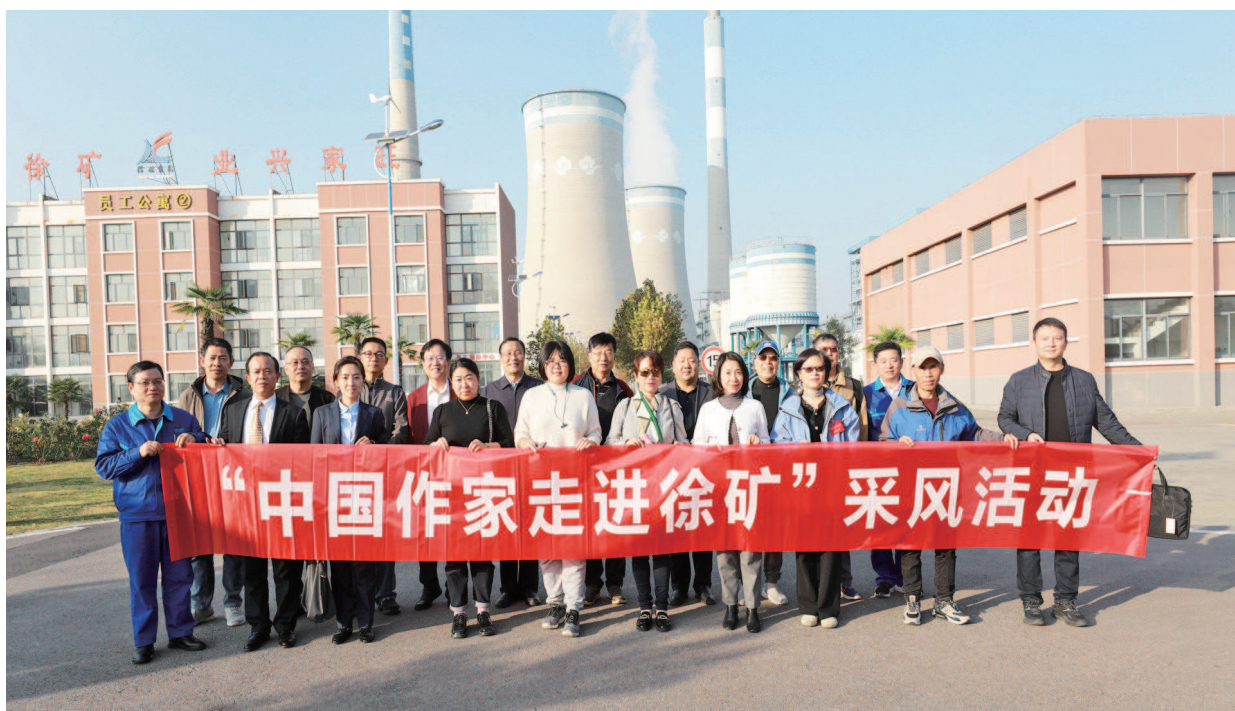
我国煤炭开采已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煤炭的国家之一，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战国时期，煤已成为一种重要产品，被称为石涅或涅石；魏晋时期则称作石墨。到了唐宋时期，始称煤为石炭；明朝始称煤炭。苏轼《石炭·并引》诗，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咏煤炭的诗，也是最早记载煤炭历史的文献。诗前有一小引：“彭城旧无石炭，元丰元年十二月，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，以冶铁作兵，犀利胜常云。”白土镇也成为了徐州最早发现和开采煤炭的地点，徐州亦成为我国重要的煤炭

基地。今日徐州煤矿名扬海内外，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在发展过程中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徐州的优质煤炭资源。如果究其源头，我们今天的发展，还是建立在苏轼奠定的基础上的呢！

北宋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：“齐鲁间松林尽矣。渐至太行、京西、江南，松山大半皆童矣。”徐州位于“齐鲁间”，是森林资源遭到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。这与苏轼在诗中描写的情景完全吻合，“湿薪半束抱衾裯，日暮敲门无处换”“南山栗林渐可息”等诗句，都说明了由于对林木长期过量砍伐，北方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逐年下降。我年轻时曾读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司马迁写到当时齐鲁大地芳草遍地，盛产麻布等。西汉以降，人口聚增，战事频繁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，致使民生凋敝。

苏轼在《石炭歌》诗篇中，写到了白土镇地区开采利用煤炭的时间及地点。白土镇，即为后来著名的白土寨煤矿。明朝《寰宇通志》载：“石炭，白土镇出，宋苏轼为守，日取以铁作兵，犀利胜常。”徐州的煤炭质量上乘，适宜冶铁。相对于木炭来说，木炭灰粉含量高、气孔度很小、含硫磷等有害杂质多，不是最理想的冶炼燃料。煤炭如苏轼诗所言：“投泥泼水愈光明，烁玉流金见精悍”，煤炭扔进泥里还烧得愈旺，好似黄玉闪耀熔金流光。煤炭对宋朝国防军备的影响巨大，“北山顽矿何劳锻”“为君铸作百炼刀”，能锻铁，可铸刀。当时北宋与辽、金、西夏对峙，保家卫国，使命重大，故兵器需求较大。伟大的文臣苏轼，时刻将国计民生放在心上，这是多么可贵的家国情怀。

追随当年苏轼的脚印，我们在古城徐州参观考察。仰望蓝天白云，俯瞰湖面碧波，如今的徐州，已经发展成为干净整洁的现代化城市。徐矿不仅提供徐州市民用电，还将动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家电网，输送到全国各地。那些现代化的煤矿，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视野和认知。在华美热电公司，我们看到了现代化的厂房和遍地的绿树鲜花，根本无法与我们原本想象中的粉尘飞扬场面挂起钩来。我挑剔地走到树边，想仔细看看叶子上是否有粉尘，结果让我吃惊，没有！这真是人世间的奇迹！除了采煤发电外，公司还大量使用光伏新能



源发电，一排排太阳能电池错落有致地放置在草坪的空地上，连景观桥上也贴上了太阳能电池板，这样，夜间照明基本无需其他设备了。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赏赐，这一光伏新能源成果已远销海内外，服务社会，造福民众。我想如果苏老夫子见此情景，一定会情不自禁地书写新的华章吧。

让人难忘的是，我们还有幸到张双楼煤矿下井参观。随着轰隆隆的电铃声，我们抵达了500米深的矿井，平生第一回钻进地球的肚囊里，自然新奇不已。眼前所见，感觉好像在上海的地铁里。采矿已完全机械化了，所以无法直接进入采矿地，就在视频上看到挖掘机在运转。当矿工回到地面时，每人都可领到鸡蛋、蛋糕等食物，煤矿的福利待遇是一流的。张双楼煤矿党委书记张建华对我们说，要善待自己的职工，煤矿就是他们的家。企业的发展，是让职工的日子过得更好！

让职工的日子过得更好！正是当年苏东坡的愿望。想当年，苏轼离任那天，彭城父老，齐聚州衙，空巷相送，洗盏呈酒，依依惜别。苏东坡挥笔写下的《石炭歌》，也成为传世之作。心中装着百姓，百姓才会拥戴。8年前，我应邀为东坡赤壁题碑，在碑记中我写道：“在朝廷为民众争利，处江湖替社稷分忧，乃士大夫表率也。”苏东坡以民为本，视民如子，他追求的梦想，成为徐矿人奋斗的动力！聪明勤劳的徐矿人如能将苏轼的《石炭歌》勒石刻碑，金石永年，意义当非凡。让历史告诉未来，让世代铭记苏东坡之功德。

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，城中居民风裂肝。湿薪半束抱衾裯，日暮敲门无处换。岂料山中有遗宝，磊落如磐万车炭。流膏迸液无人知，阵阵腥风自吹散。根苗一发浩无际，万人鼓舞千人看。投泥泼水愈光明，烁玉流金见精悍。南山栗林渐可息，北山顽矿何劳锻。为君铸作百炼刀，要斩长鲸为万段。

苏轼《石炭歌》

潘安湖畔

朱蕊

听说潘安湖，就想这湖不知多少好颜色。因为潘安可是千古第一的花样美男，即使那位被称作赋圣写《登徒子好色赋》的宋玉，也只能排在他后面，都说“貌若潘安，冠如宋玉”，宋玉是战国时人，要比西晋的潘安早几百年呢。潘安到底有多美貌？成语“掷果盈车”可为侧写。“潘岳妙有姿容，好神情。少时挟弹出洛阳道，妇人遇者，莫不连手共萦之。”“安仁至美，每行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。”女孩子们手牵着手萦绕着他，连老妇都为之着迷，用水果往潘安的乘驾里丢，因而每次归来，总是瓜果满车。当然正史上亦有多处记载潘安之美，如《晋书·潘岳传》中说“岳，美姿仪”；潘安是文学家，《文心雕龙》中也有对他的描述，“潘岳，少有容止”。

潘安生活的时代无法留下影像，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人们只能自己给他画像了。而现在潘安湖就在眼前。

到达潘安湖游船码头时，初冬傍晚的阳光映照着湖水，宽阔的湖面闪着金橘色，恰是摄影人喜欢的最佳光影时刻。一行人登上画舫，向湖深处慢溯。画舫过处，水鸟惊起，它们扑棱扇翅起翅翱翔着夕阳的方向飞去。落霞与孤鹜，秋水共长天，亘古之美色再现。

但徐州贾汪区的这个被命名为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地方，却不是一直这般美丽的，景区开放至今，也就十来年。在成为景区之前，此地曾是煤矿塌陷区。埋在地底的煤被不断开采挖掉，渐渐地下空了，地面陷下去。当煤矿不再存在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了工作无所依凭也纷纷迁移别处，这里成为一块弃地。想象一下残垣破壁污水横流荒草萋萋的场景，就像电影《后天》里所展现的，人类离开了，土地也就不再有人类所能理解的样子呈现。

徐州煤炭形成于六亿七千万年前。据记载，其最早开采始于苏轼任徐州知州时，那是北宋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，那年六月，黄河在曹村决口，使梁山泊泛滥，南清河水溢出故道，洪水围困徐州城，暴涨的洪水即将冲毁城墙，危困之时，苏轼身先士卒，带领守城官兵修筑长堤，头起戏马台，尾连城墙，并在城墙上搭建小茅屋住下，指挥民众守城护城，抗洪45天终保徐州未被洪水所破。而洪水过后的寒冬，短缺燃料，苏轼派人寻找石炭（煤炭），终于在距徐州35公里的白土镇发现了煤炭，他著名的《石炭》诗就是记录了当时的情景。“彭城旧无石炭，元丰元年十二月，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。以冶铁作兵，犀利胜常云。君不见，前年雨雪行人断，城中居民风裂肝。湿薪半束抱衾裯，日暮敲门无处换。岂料山中有遗宝，磊落如磐万车炭。……”徐州自此开启了采煤用煤的篇章。

从清朝光绪年间洋务运动初创“徐州利国驿铁矿务总局”始，有了近现代意义的煤矿，进入新世纪的现代矿业集团，专业开采掘又一百余年，徐州煤炭资源出现枯竭，再加国家去产能政策等因素，徐矿集团徐州本部相继关闭十多座矿井……现在，一部分关闭的矿井就沉睡在潘安湖底……湿地公园建起来了，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，景区湖面浩瀚，一

碧万顷，秀色似天成，花卉植物，野生动物与19座湿地岛屿共生相伴。煤矿以后大概率将是工业遗存，见到了由废弃煤矿改建的潘安湖，不由对实际还在运营的煤矿好奇起来。那黑咕隆咚的地下煤炭世界到底是如何的？在张双楼煤矿终于有机会下矿井参观。换上煤矿工人的全套行头，穿着高帮胶鞋，戴上安全帽、矿灯，毛巾“围脖”、棉纱工作手套……像一名真正的矿工那样登上升降梯，倏忽从地面下到500米深的坑道。500米有多深？心里换算起来，金茂大厦420米，上海中心632米，那么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高度，站在地面面向高处仰望，大厦高耸伟岸，而反向往地下如此深度，却不动声色，只有升降机的几声低吟，这才知道什么是“低调”。坑道长长的，有轨道和曲里拐弯的岔道，像地铁盾构隧道。隧道里有机房，地下机房由机器人值守，负责向地面的计算机“报告”。坑道墙面雪白整洁，拱形顶面上灯光盎然，矿灯似乎显得多余。煤呢？答曰，今天见不到啦，如要看到采煤得再下500米，工作面在地下1000米处。“煤矿”是这样的？完全打破了一贯对煤矿的认知，以前影像里看到的那些坑道，不管是木支架、料石、铁支架、水泥或者锚杆支护，都是黑黢黢的，黑，才是煤炭的颜色。从坑道上来进入监控机房，采煤作业面的视频布满大屏幕，工作人员只须操作电脑即可。而控制室分门别类，在综合自动化智能控制平台下，有排水系统、电力系统、皮带系统、通风系统……还有许多智能控制室，涵盖机电、地质、运输、通风、选煤……采煤不见煤，现代化的煤矿令人叹为观止。

潘安湖和张双楼煤矿，都因人的治理而呈现出别样的面貌。潘安湖边的马庄村紧靠着旅游区，因地制宜，制作传统的香包。进入香包作坊，薰衣草的香味沁人心脾，惬意舒适，看手艺人搓搓揉揉，飞针走线，感觉岁月静好，不知今夕何夕，似也可以作千年的穿越。

潘安湖虽然不是潘安时代的湖，而与潘安确乎也是有关系的。据传说，那年潘安游历至山东，正巧好友石崇在徐州驻镇下邳，于是潘安由山东而往徐州访友，因而得以畅游徐州山水。他尤其喜欢铜北（现在潘安湖）一带的屯军寺和皇姑墓等名胜，遂流连而筑一草庵庵屯头湖而居。居此期间，他发现村民为干旱所苦，于是他助村民打了三口水井。饮水思源，他的草庵得名“潘安庵”，屯头湖更名潘安湖，村庄名为潘安村。

现在的潘安湖飞扬的是另一个与煤矿有关的美丽故事了。

对地球深处的敬意

程黛眉

徐州犹如一个多棱的钻石，越接近，越发现它多角度的光泽。它有两汉文化的瑰丽遗产，有著名的战争史，有勤劳智慧的人民，有静谧优雅的云龙湖，其实，它还有埋在地下深处的宝藏。

因为参加“中国作家走进徐矿”活动，我来到徐州张双楼煤矿，到了地下五百米深处。之前我问过一个荒唐的问题：我恐高，不知道会不会“恐低”？事实上是没有的，我想这是因为毕竟人类是扎根大地的物种，越往下深入土壤，人就越踏实，越接地气。

我相信任何一个没有接触过煤矿的人，对于下井，都是好奇而兴奋的，在我有限的阅历中，煤矿工人是粗犷的，脸上黑黢黢的，双手布满老茧。很多宣传画他们都是头戴矿工帽手拿工具在井下挖煤的经典形象，而这个形象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头顶上的那盏矿灯。当自己有机会下井去体验煤矿工人的真实生活，不亚于一次奇特的旅行，更是一次迥异的生命感受，所以格外期待。

我们按照规定换上纯棉的工作服和棉马甲，我这才知道井下不能穿化纤材质的衣服，专业就是专业，不能有一点点含糊。当我们换上靴子，扎上腰带，把毛巾围在脖子上，戴上防护头盔的时候，尤其是把那盏矿灯插到头顶上的卡扣时，顿时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，恍惚觉得自己是真正的矿工了，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触，至少，同行的张梅老师一定感同身受。

张梅老师从小在矿区长大，当她还是一个小孩时，她的理想就是当矿井里面那个发灯的人——每天早晨，她可以面对一个个煤矿工人，把矿灯逐一发到他们手上；下班时迎在井口，从那一张张抹着煤灰的脸上寻找一双真诚的眼睛。这个故事简单纯洁，却令人动容，这不仅仅属于一个小女孩的浪漫，更有一颗善良纯粹的心对于煤矿工人的认同和热爱。

在矿区有关人员的引导下，我们依次进入下井的电梯里，仿佛从演习进入实战阶段，说说笑笑的人们突然严肃起来，大家鸦雀无声，只有随行的媒体在现场直播。所谓的电梯，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那样密闭的轿厢

式电梯，而是有透风间隙的铁质围栏，旁边有抓手可以扶着，但是我相信那些天天作业的矿工们是用不着这些娇情的帮手的。随着电梯徐徐下降，我的心里又升起了一股感动，给我们讲解的有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：我们的煤矿工人每天到井下作业需要往返三个小时，如果在井下工作八个小时，那么每天花费的时间就是十一个小时。尽管现在矿区已经比从前有了更多的安全防护措施，但是相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，矿工这个职业依然比普通人的工作多了许多辛苦和风险。

在入井口处，一排排小柜子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原来那里面就是存放矿灯等装备的地方。看见旁边有一个女职工坐在那里，我们都不约而同看向了张梅老师，这位女职工所坐的位置，不就是她少女时代梦寐以求的地方吗？

在地下五百米深处，隧道一样的半圆形矿道灯火通明，有运送货物的轨道通向更远的地方，途中不时有抽水机抽水的声音传来，在一个宽敞的地方还有一个大屏幕，上面展示着各种信息。最耀眼的是有一排排现代化仪器赫然立在中间，上面闪烁着各种数据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千万不能触碰那些设备，正当我们疑惑谁来操作这些设备时，前面的一个机器人吸引了我们的眼球，是的，就是它，这个家伙在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。与机器人排排而行，让我们感到时空穿越般神奇，我猛然想起有关“徐矿”的历史：一百多年前，在民族危难之际，徐矿人秉承“内堪自立、外堪应变”的信念，开启了矿业兴国的艰难征程，“徐矿”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启蒙，是中国煤炭行业的重要源头，也是我国煤炭行业改革创新的探路先锋。在创新发展的路途中，经历过矿井关闭、矿工失岗等诸多困难，但是他们的宗旨是：决不让一个职工下岗！把职工利益维护好，把企业效益实现好，把社会责任履行好；确保大局稳定，安全稳定，生产经营稳定。他们克服了一道道难关走到现在，如今在世界化科技发展的浪潮中，百年“徐矿”又走在了智能化的道路上。今昔对比，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煤炭行业的沿革、发展，更看到了我们的

实力与前景。

种种原因，我们没能进入地下一千米，没有看见真正的煤矿工人作业的地方，但是在大数据中心，我们在巨幅大屏幕上看到了矿区所有的角度，看到了我们想看的作业着的煤矿工人。地下矿区，远远不是停留在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落后和传统，在现代化智能化的道路上，当今我们的煤矿工人已经是完全崭新的面貌，他们是新型的煤矿工人。在出口处，我们意外地吃到了给工人们准备的蛋糕，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种蛋糕，可以想象劳累一天的工人们吃到嘴里该多么香甜。矿区不仅有洗衣房、理发室、图书阅览室，还有一个窗口，里面是给当天过生日的职工订做的生日蛋糕。最让人感慨的是，这里专门设立了一个心理辅导室，陪同我们的女主任就是这里的心理咨询师，她受过专业培训，针对矿工们的实际情况给许多人做过心理辅导，她说有些年轻的矿工遇到心结不能安心工作，就会主动找他们，这样的全方位关照矿工的情绪，让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充分感受到了企业的大局观和人性化的理念。

在主楼大厅，我看到了满满一面的墙的照片，这些照片组成了一颗大红色的心的形状，上面写着一排红字：“红色之家，平安之家，殷实之家”。照片上有一家三口，有一家四口，甚至有三代同堂的，他们笑盈盈，合家欢乐，让人感受到一个有爱的家庭就是一个完美的后方，就像外面楼顶上矗立的八个大字：“百年徐矿，业兴家旺”。一个大型企业，明确把“家旺”提到目标上并大张旗鼓喊出来的，称其为壮举并不为过。家庭是一个人的重要港湾，而人则是企业的主体，小家旺才能大业兴，“业兴”和“家旺”，相辅相成。

我由衷地拍下了这面照片墙，我仔细端详他们，那些照片上的人们，有点遥远的他们，我想象着他们背后的故事，那些不曾谋面的人们，他们在地下一千米深处辛勤劳动着，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为了人类的温暖，为了这世界有光，为了孩子们的好生活，他们努力工作者，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。我拍下了这面墙并保留下来，是我对地下一千米深处最真诚的敬意。

在交还工作服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些恋恋不舍，尤其是把矿灯摘下来递给那位女员工时，我看见身旁张梅老师的目光，当年那个梦想着进入煤矿工作、当一个“发灯的人”的那个少女，她的眼神里依然闪烁着少年时代的憧憬，和敬重。

